

湖南作家丛书

八百里浪

ba bai li lang

李望生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百里浪

李望生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百里浪/李望生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1

(湖南作家丛书/廖静仁主编)

ISBN7-80153-347-X

I. 八… II. 李…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 86493 号

书 名: 八百里浪

著 者: 李望生

责任编辑: 曼 熯

总 策 划: 李稳华

封面设计: 吴 凯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核工业中南二三〇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字 数: 236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

印 数: 5000 册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3-347-X/I·03

定 价: 21.80 元

内容简介

1899年11月13日，在湖南近代史上可称为一个转折点：岳阳海关的建立，标志着湖南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

1899年至1938年，是湖南近代史上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难分主次，最终以岳阳的沦陷而将民族矛盾推向主位的特殊历史时期。

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发生在湘北门户岳阳城陵矶镇上的故事。张、赵两家的矛盾，张、赵两家同海关的矛盾，错综复杂，一波三折；作者力图借城陵矶而演说湖南；借岳阳而演说全国，立意宏大；书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目 录

1	引 子		
3	第一章	抗 英	
7	第二章	古 镇	
12	第三章	立 碑	
15	第四章	开 埠	
21	第五章	哭 灵	
31	第六章	造 神	
44	第七章	立 誓	
55	第八章	名 声	

64	第九章	挑	笋
74	第十章	革	命
88	第十一章	桂	花
105	第十二章	官	司
120	第十三章	忍	受
131	第十四章	孤	独
145	第十五章	斗	智
173	第十六章	贞	节
189	第十七章	左	右
219	第十八章	财	门
233	第十九章	塑	像
263	第二十章	还	剑
288	第二十一章	龙	舟
327	第二十二章	荣	归
351	第二十三章	抗	日
371	后	记	

引 子

在那条破旧的木帆船的后舱里，赵王氏挺了挺腰，从容地叉开双腿，轻松地生下了她的第九个孩子，扯过来一看，胯下有团肉，便纵声大笑起来：

“九个儿子！好！九个儿子九条龙，可以打码头了！”笑完，便死了。

十五年后，赵王氏的九个儿子长成了九条龙，他们觉得这条祖上传下的能漂洞庭的木帆船太旧、太小、太挤了。老大将八个弟弟叫上船头，挨个仔细盯着看，不时满意地点点头，哼上一声。盯到最小的弟弟时，他眉头微微一皱，心想，这小子长得女气了些，最好去读书当老板。嘴角浮出一丝微笑的老大，突然挥拳朝老九胸口擂去。老九不待老大的拳头伸直，便机灵地跳到了老大的身后，反手扯住了老大的腰带。

众兄弟大笑。老大反手扯过老九，一脸的严肃，说：“好，可以打码头了！”

补丁叠补丁的帆直挂桅顶，如一面久经战火的战旗。老大神色凝重地盯着帆看了一阵，拖过一个洗把，在湖水中泡了一会儿，猛地跃起，凭空在干燥的帆布上写下了一个满身是泪的巨大的“赵”字。八个弟弟望着老大，神情专注。

老九拉了一下老大，问：“我们这是去哪？”

老大说：“去城陵矶！”

“去干什么？”

“打码头！”

“打码头？你不是说那个码头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么？”

“可现在姓王！”

“他们应该还我们。”

“可他们也是打来的。”

“非得打？”

“非得打！”

老九大人似的叹了一口气，目光又盯在了那片帆上，帆上的字早被太阳烤干了。

“这片帆本来就是我们赵家的，又何必定要写上那个字呢。”老九心想。

第一章 抗 英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春日融融，鱼戏浅滩，江水如镜。一艘小小渔船缓缓向江心移动。船头，一青年半伏在前舱，有条不紊地往水中布钩；船尾，一老翁稳稳地用双脚夹住舵，双手轻轻划着桨。

几只雪白的江鸥悠悠叫着，围着渔船盘旋。

“好个巴陵县，江水团团溅；左有盐灯高挂起，右有莲花朵朵现……”老翁捋着胡须，轻轻唱起了渔歌。

突然，伏在前舱的青年抬起了头，他听到了一阵“突突”的杂音。老翁止住唱，捋胡须的手停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看见了一队溯江而上的黑点。

“快，快去告诉赵老板！”老翁叫着，操起桨，拼命往岸边划去。

那一队黑点是侵华英皇家海军司令贺布率领的三艘英舰。昨天，贺布率舰队护送英参赞巴夏礼到达汉口，办理武汉开埠事宜，今天一早，便借口察看地形，率舰逆水而上。

“前面便是三江口。”同贺布并肩站在第一艘军舰舵舱里的一个中国巡检，指着宽阔的江面，对贺布说。

“往右是长江中游著名的荆江航道，往左绕过那个矾头，便进入了洞庭湖……”

“过矾头，再行十五里，便是巴陵县城。”贺布放下望远镜，指着摊在桌上的地图，说：“前面那个矾头便是与燕子矶、采石矶齐名，位列长江三矶之首的城陵矶。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国的曾国藩先生称它为荆楚要塞，果真不假……啊，我似乎看到了岳阳楼的雄姿，尝到了洞庭湖银鱼

的鲜美。”

“洞庭湖，鱼米乡啊。”巡检说。

“嗯，这是怎么回事？”贺布明显感到了船速的下降。

“长江与洞庭湖汇合，又受城陵矶锁迫，形成滩水。”巡检答。

三艘火轮吐着黑烟，艰难地一寸一寸往上游移动。

贺布烦躁地走出舵舱，举起望远镜看江边几条由纤夫拉着一步一步向上的木帆船，耳边隐隐听到了零星半点随风飘来的纤歌。

“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贺布自语。

绕过矶头，江面豁然开朗。平静的湖水幽深莫测，微风吹过，湖面荡起一圈圈涟漪，城陵矶象母亲的臂膀，轻挽着一湖碧水，月牙形的岸边，桅杆林立，不可数计。

“太美了，实在太美了。真是一个绝妙的港湾呀！”贺布虽然早就接到了传教士的报告，对城陵矶的地形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面对如此妙景，还是忍不住脱口称赞起来。

“司令，对城陵矶，本朝一位进士，曾有过绝妙的赞誉。”巡检说。

“呵？”贺布流露出极大的兴趣。

“城陵矶，湘北重镇，三面环水，势如抱月。上有七里山，环抱吉家湖；下有洪山头，亲搂莲花塘；月蟾洲屏障花桥港，芭蕉湖口出仙女咀；桂花园吴曲声声，芦席洲秋风瑟瑟；三江口兵家必争，盐灯岭吉星高照。风波安谧，水道萦回，天然良港也……”

“说得好，说得好。”贺布轻拍了几下手掌，说：“巡检先生，请您回去后，将此节妙文抄给我好吗？”

“遵命！”

“那么，现在我们上岸去看看好吗？”

巡检欲言又止。三艘火轮鸣笛向矾头驶去。港湾内平静得出奇。

“哐哐……”

突然，岸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锣声。

贺布吃了一惊。

锣声越来越急，刚才还十分平静的岸边一下涌出了无数手举扁担、棍棒、长茅、大刀，衣着不整的人来。

“这是怎么回事？”贺布惊慌而带愤怒的目光定在巡检的脸上：“老百姓，他们不欢迎我们？！”

巡检无言。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他们举着小旗欢迎我！”

三艘炮舰成一字排开，炮口对准了城陵矶，尖啸的汽笛声里充满了血腥气。

“哐哐……”又是一阵紧锣声起，凄厉而悲壮，震得江水一阵阵颤抖。

江边的桅林灵活地转动，数十条小船直冲出来。

一块硕大的木排遮江顺水而下，直奔炮舰。木排上刀枪林立。

贺布再次将望远镜举起，在他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粗壮的汉子，高的那位紧握一柄宝剑，矮的那位手举一根铮亮的铁篙。握剑的汉子一挥手，江面便又是一阵紧锣震天动波，几十条小船成扇形飞也似的向炮舰围了上来，那木排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

“不好，”贺布看明白了，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反抗活动。他最怕的就是这点，他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一旦自发地组织起来对付他们，那他就要倒霉了。这是他来中国后的经验总

结。

“司令，木排越来越近，小船快将我们包围了！”一个皇家海军军官在主甲板上高叫。

“哐哐，”随着一阵舒缓的锣声，木排的速度放慢了，飞驰如箭的小船陡然停住。贺布长出了口气，又把目光定在了巡检的脸上。

“司令，”巡检一眼就看穿了贺布的心肠，说：“巴夏礼参赞只要我们察看地形，并没有叫我们登陆呀。”

“对，对，天已不早，我们还要赶回汉口向参赞大人报告，再说，不明水情不行船嘛，前进水路不清，靠岸又沙滩漫长……巡检先生，您说呢？”

“司令高见。”

“返航！”

贺布极不情愿地大吼一声，掏出粗大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标明城陵矶的地方重重地划了一个大圈，咬牙切齿地说：“城陵矶，我还会回来的！”

第二章 古 镇

城陵矶南、北、西三面环水，往东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城陵矶镇就坐落在城陵山的山腰，背靠青山，脚踏江湖，民风淳朴，地方富裕。镇是古镇，历史悠久，因受山水限制，自然形成上、下、横、堤四街。上、下、横三街以“丁”字街心的五通庙为界。往南称上街，往北称下街，往西南称横街，穿过横街，便是堤街了。上、下、横三街路面均为青石板铺就，街道狭窄，临街多门面不宽但幽深的店铺，各式各样的招牌挂在门前，颇有点热闹气氛。街两边屋檐较长，人行街上，抬头只见一线天，阳光终日照不到处，长满了青苔。湘北无集市，城陵矶地当要冲，终日生意兴隆。

上街顺山势沿一条小溪拐进山凹，多为米行、糟坊和理发业占据。横街傍洞庭湖，由高向低发展，多为百货店店铺，夹杂些酒店茶馆。堤街地势低洼，每遇涨水，则成泽国，多由船民居住。堤街对面耸立湖心的小岛，便是名噪湘北的妓院桂园。

下街由南向北，沿洞庭湖直达矾头，地势高且平，是城陵矶镇最古老处，多为旅馆和饭店。居民大多是老住户，多以挑码头和打鱼为生。街底雄踞着的是一栋老屋，风火到甲，飞檐翘角，显露着让人敬重的尊严。老屋的主人常因了家势的兴衰而变换。在老屋门前拐个弯，不出二百步，便到了城陵矶矾头。矾头三面峭壁，顶部为一长宽约十丈的平台，平台顶端赫然耸立一口硕大的浑身长满锈斑的铁锚，铁锚南侧长有一口百年老杨树。古杨每遇春季，枝叶茂盛，亭亭如华盖。风水先生说，有此古树，城陵矶必出贵人。然而，

贵人未出，在此平台上却演出了不少悲壮的故事。穿过矶头平台，再往北绕过一座山，在山凹临水处，有一规模不大，但香火旺盛的古刹，名刘公庙。俗话说，千年的土地八百姓。码头也是土地，八百姓中，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均包括。如何让码头随了你的姓，长江中游一带人信奉的只有一个字——“打”！打码头是这一带历史悠久的传统。你能打赢，没说的，码头便是你的，谁也不敢放半个屁。赢的人心安理得，占码头为王，输的人心悦诚服，退下去养精蓄锐，企图东山再起。更何况，城陵矶下无处不可泊船，从不分这个码头，那个码头，能在矶头立一块碑，能在那栋老屋中住下来，城陵矶这个码头，不，应该说整个城陵矶便成了你的。如此生意，又如何不引英雄们折腰拼命呢！

现在居住在那栋老屋中的人姓赵，人称赵九爷。赵九爷不象个习武之人，清瘦儒雅，举止温和。更有惊人之处是，入主赵家（那栋）老屋近四十年了，就是不象以往任何码头主一样，在矶头显眼处立一石碑，并大书姓氏。

赵九爷在城陵矶一带口碑很好，凡镇上出了大事小事，只要赵九爷出面，没有摆不平的。赵九爷虽入主了赵家老屋，却从不摆一点架子，不论是镇上人，还是过路人，有困难了，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均可以随时随地去找他。赵九爷虽不一饭三吐哺，却也尽力帮忙。没钱的，给几个；遇事了，帮助解决。对手下那帮“箩脚子”，赵九爷更是关怀有加，从不拖欠一个工钱，扫过舱便结帐，该给的一分不少。三、六、九箩脚子们在一起打平伙他也来一份，出的多，吃得少。又与镇上教私馆的孔先生、划子帮的丁大爷交厚，同对江观音洲镇首户谢家不薄，依仗了一个“义”字，广交天下，方方面面都有朋友，牢牢地在城陵矶扎住了脚跟。虽然后来也有

那么几个人抱成了团，要打城陵矶这个码头，还没动手，便被赵九爷的一番话缴了械。他说：“你们打什么，不就是想吃码头这碗饭么，来干就是了，我有鱼肉吃，你们也不会断腥。信得过我，先干干再说，信不过我，鱼死网破。我死了八个兄长，你们也活不了几个。”那几个人后来真的成了他手下的“箩头”或“箩脚子”，再也没有闹过一次事。

赵九爷晚年丧妻，膝下三个儿子，长子宗仁，次子宗义，满崽宗信。宗仁已完婚，娶火嫁岭周家长女，并生有一女，取名家慧。三代同堂，倒也其乐融融。自那年率全镇人阻止英国人上岸后，赵九爷明显多了一个心事，人似乎也一下老了许多，虽还硬撑着，迎来送往，但精力与气魄究竟不如了往年。

这天吃过晚饭，赵九爷打发宗信去叫孔先生和丁大爷，恰好对江观音洲谢家二爷正在丁大爷家喝酒，灵巧的宗信便把他也一同叫了来。待三位落座，赵九爷开言宣布了一项显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前几天，在三江口又翻了一条船，死了二十多人。不说往年，就今年，才几个月，怕已死了上百号人了。这样下去不行！城陵矶与观音洲隔江相望，鸡犬相闻，然分属两省，虽属津通，却非官衢。观音洲一带出产棉花、黄豆、芝麻，城陵矶一带出产木材、中药、红薯，你有我无，我有你无，全靠通商调节。城陵矶店铺有哪家在观音洲没设点？观音洲店铺有哪家在城陵矶没有人？在这条路上走的人大多是城陵矶和观音洲人，一出事，两地都不得安宁。因此我想，捐田十八担，一年可收租十八担，打两只大点的渡船，设置义渡。可是，义渡一开，划子帮的生意就少了一处，丁帮主面子上不好看，不是我称大，我想，船、钱由我出，经营上就由丁帮主多操

一点心。订一个规矩，限客限载，安全第一，有钱自给，无钱照渡，义字当先，不知几位意下如何？”

“此大善之举也！”孔先生说。

“我是个粗人，赵九爷看得起我，事情办不好，坏了九爷订下的规矩，屁股打我的。”丁大爷说。

“赵九爷如此义气，我们观音洲人也不能落后，我愿出资在观音洲建屋以安行旅。”谢二爷说。

“那好，就这么定了。”赵九爷说。

“别忙，”孔先生打断赵九爷的话，说：“此事事关重大，草率不得，我看明天还是开一次五通庙，专门商议此事。”

赵九爷点头，丁大爷默认，谢二爷无话。

五通庙座落在城陵矶镇中心，庙中供奉的是赵公元帅——财神菩萨。照祖上规矩，镇上每有大事，镇上有头有脸之人便齐聚此处，商议对策。平时大门不开，只开侧门供上香者出入。第二天一大早，孔先生赶在镇上所有店铺开门之前，大开了五通庙的大门。马上，今天五通庙有大事相商的消息便传遍了全镇，待赵九爷在丁大爷和谢二爷的陪同下走进五通庙大门时，该来的人全都到齐了。

没有开场白，孔先生一宣布完赵九爷的想法，赵九爷便被一片赞美声包围了。

“诸位，”赵九爷说：“自那年英国人的军舰被我们赶跑后，这几年，从我们面前过来过去的洋船有了不少。我看，英国人还会来的，他们绝不会放过城陵矶。今天，我出资设义渡，一是方便来往行人，二是想在城陵矶举一义字！眼下是兵荒马乱，我提议，今后，不论城陵矶受到哪个方面的入侵，我们全镇人都应聚义抗击……”

又是一片应和声

“聚义还得有面旗。”丁大爷说。

“我们不是山大王，不能树旗。”赵九爷说。

“那也总得有个头哇。”有人说。

“诸位，请听我说几句，”孔先生说：“赵家人主城陵矶码头已近五十年了，却没有像以往入主城陵矶者，在城陵矶立碑刻石。这是赵九爷的大智，亦是赵九爷的谦虚。我提议，由众人出资在矶头立一石碑，以记赵九爷此义举。”

众人附和响应。

“这不行！赵家有何功德，敢受此碑！”赵九爷断然反对。

“众人之意，赵九爷再无反对之理！”孔先生说。